

精典文库 026 KCLASSICS

局 部 麻 醉

Örtlich Betäubt

Günter Grass

南京大学出版社

2516.45

38

局 部 麻 醉

Örtlich Betäubt

Günter Grass

[德] 君特·格拉斯 著 刘海宁 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部麻醉/(德)君特·格拉斯著;刘海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精典文库)

ISBN 978-7-305-06533-0

I. 局… II. ①格… ②刘… III. 随笔—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133 号

Günter Grass

**Örtlich betäubt**

Copyright ©1993 by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first published in 196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02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精典文库

书名 局部麻醉

著者 (德)君特·格拉斯

译者 刘海宁

责任编辑 冯晓哲

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86 千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533-0

定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mailto: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mailto: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我在向我的牙科医生讲述。嘴被撑嘴钳撑着，冲着对面的电视，荧光屏在叙述广告，和我一样不出声：发乳，沙漠般鲜红，白里透白……噢，对了，还有冷冻冰柜，我的未婚妻就冷藏在小牛犊的腰子和牛奶之间。荧光屏上兴起对话气泡：“不要掺和，不要掺和……”

（神圣的阿波罗尼亚，保佑我吧！）我对班上的学生说：“待人要宽容。我要去看牙匠。很有可能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就算是饶我一回吧。”

下面响起了轻轻的笑声。中等程度的不尊重人。塞鲍姆开始散布稀奇古怪的见解：“尊敬的施塔鲁施先生，听到您痛苦万分的决定，我们这些慈悲为怀的学生禁不住要给您讲一讲神圣的阿波罗尼亚殉教的故事。公元二五〇年，那是德西

乌斯皇帝<sup>①</sup>统治的年代,善良的姑娘阿波罗尼亚在亚历山大被处以火刑。临刑前,暴徒用钳子拔光了她全部的牙齿,正因为这个原因,阿波罗尼亚成了所有牙痛患者的保护神,同时也成了所有牙科医生的保护神,不过这一点很不公平。在米兰和斯波莱托<sup>②</sup>的湿壁画上,在瑞典教堂的穹顶画上,在斯特尔沁<sup>③</sup>,在格明德<sup>④</sup>,在卢卑克<sup>⑤</sup>,我们都可以看见刻画他们的形象,一手拿钳子,一手拿白齿。祝您愉快!祝您虔诚献身。我们 12(一)班的全体同学会请求神圣的阿波罗尼亚为您开恩。”

班上叽叽喳喳响起了各式各样的祝福。我对这个玩笑程度一般的胡说八道表示感谢。维罗·雷万德立即向我索要回报:批准在自行车棚边上开辟吸烟角,这个要求已经提出好几个月了。“任我们在厕所吞云吐雾,无人监管,这肯定不会是您的初衷吧。”

我答应全班,在下次大会上向家长表示,对允许在限定的时间内吸烟予以支持,但条件是,如果学生委员会要求的话,塞鲍姆必须同意出任学生报的主编。“请允许我把二者相提并论:我牙齿的问题要处理,你们小报的问题也要处理。”

塞鲍姆却挥了挥手:“学生共责不变成学生共管,我是什么都

---

① 德西乌斯(201—251),古罗马皇帝,249—251 年在位。

② 意大利古城。

③ 意大利北部小镇。

④ 奥地利小城。

⑤ 德国北部城市。

不会干的。傻事是无法改革的。难道说您认为傻事可以改革？您也认为没意义。但是神圣的阿波罗尼亚却是千真万确。不信您可以查查教堂纪年表。”

（神圣的阿波罗尼亚，保佑我吧！）殉教者靠一次性祈求是不管用的。这天下午，我很迟才上路，迟迟不说出第三遍祈求。我走到霍恩措伦大街，看见了那块门牌，它明确告诉我牙科诊所就在这座市民阶层出租公寓的二楼。直到距离门牌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不，准确地讲，直到在房子的楼梯间里，在楼梯两旁随我拾阶而上的阴道般青春风格的墙饰之间，我才下定决心，违心发出第三次祈求：“神圣的阿波罗尼亚，保佑我吧！……”

这个医生是伊姆嘉德·塞弗特推荐给我的。她形容他内向、谨慎，但干脆。“您想不到，他在诊所里竟然放了一台电视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一边治疗，电视机一边开着，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用电视机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实在是太妙了，您不觉得自己是在诊所里，就连电视都能让人感到兴奋，不知怎么，就是能让人感到兴奋……”

牙科医生可以问病人是哪儿人吗？

“我的乳牙是在诺依法瓦瑟港区掉的。那里的人，不论是码头



装卸工，还是希肖船厂<sup>①</sup>的工人，都喜欢嚼烟叶，从他们的牙齿上就能看出来。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痕迹：含有烟焦油的浓痰，即使到了零下也不会结冰。”

“知道，知道。”他说，脚上穿的是一双帆布鞋，“但是我们今天和咀嚼烟草带来的害处没有什么关系。”话题说转就转：转到了下颌关节，转到了我的脸的形状。自从发育以后，我前凸的下巴给我的脸形带来了几分刚毅，其程度靠早期牙医治疗已经无法矫正了。（我原先的未婚妻把我的下巴比做手推车。维罗·雷万德曾经散发过一幅漫画，我的下巴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平板大拖挂。）是的，是的，我早就知道了：我的下巴有啮合毛病，只能上下运动，不能咀嚼。狗吃东西是撕咬，牛吃东西是咀嚼，人在嚼东西时，是兼有这两种动作。但是这种正常的下颌关节功能我却没有。“您吃东西是在切，”我的牙科医生这样对我说。我顿时高兴起来，因为他没有说，您吃东西和狗一样，是在撕咬。“我们要先拍个片子。不用害怕，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把电视……”

（“谢谢，医生。”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把称呼含混成带有亲密味道的“医森”了？再后来就由不得我了，我喊道：“快救救我！医叁！我该怎么办？医叁？您可是什么都知道呀，医叁……”）他

---

<sup>①</sup> 希肖船厂成立于1837年，1972年和其他公司组合。曾经是德国纳粹生产小型潜艇的军工厂。

一边用嗡嗡振响了十一次的手机攥住我的牙齿，一边对我聊开了：“我可以给您讲几个古老的牙科医生故事听听……”，我则觉得在乳白色的拱顶上看到了许多东西，比如说看见了诺依法瓦瑟港区，我站在船坞的对面，把一颗乳牙沉进了莫特罗瓦河<sup>①</sup>。

他的场景则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最早应当从希波格拉底<sup>②</sup>开始。他建议用豆子熬成糊，治疗口腔脓肿。”

我的老妈在银屏上摇摇头说：“俺们并不想把它扔进河里，俺们想把它珍藏在一个首饰盒里，里面还要垫上蓝色的棉花。”一种慈祥的气氛弥漫开来。牙科医生在讲述古代的金科玉律：“根据希波格拉底的见解，用胡椒水漱口可以治疗牙龈炎。”我的老妈则在我们家的厨房里说：“把宝石胸针，还有琥珀和爷爷的勋章放在一起。俺们拼命收藏你的乳牙，为的就是将来能让你的媳妇儿和孩子说：啊，他的乳牙原来是这样的。”

他是冲着我的前磨牙和我的磨牙来的。因为在我所有的磨牙中，就数左八右八的智齿最牢固：它们应当成为桥墩，通过桥的修正，减轻我的啮合毛病。“手术。”他说。“我们最后不得不决定做一个较大的手术。在我的助手冲洗 X 光照片和我给您清除牙垢的时候，我可以加入图像和声音吗？”

---

① 波兰北部的一条河，全长约 65 公里。

② 希波格拉底（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古希腊医学家。

还是那句话：“谢谢。”

他放弃了他的一贯做法：“也许放东部的节目？”看见屏幕上自己站在船坞对面缓缓地但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颗乳牙扔进码头混浊的水中，有这样一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的屏幕我觉得已经够了。我还是喜欢我的家庭故事，因为故事是从乳牙开始的：“老妈，我在码头肯定丢了一颗牙，要不然我怎么会少一个呢？而且那颗牙肯定让一条鱼给吞了，那条鱼不是梭鲈鱼，是一条鲇鱼，而且是一条饱经忧患的鲇鱼。它到现在还守候在那里，鲇鱼可以活很长时间，它在守候着再有乳牙掉下来。但是剩下的牙齿像珠子一样躺在红色的棉花上，乳白色的，没有一丝牙垢，而宝石胸针、琥珀和爷爷的勋章却不见了踪影……”

我的牙科医生这会儿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给我讲述一个叫阿尔布卡西的阿拉伯医生，此人在克尔多巴<sup>①</sup>第一个提到了牙结石。“只能把它劈掉。”我还想起医生说的这样一番话：“残余的酸性物质和碱混合后，如果 pH 值在七以下，就会形成牙结石，因为下领的唾液腺会对着门牙排空唾液，而腮腺也会对着左六右六的牙齿排空唾液，特别是在嘴部剧烈运动时尤其如此，比如打哈欠。您打个哈欠，对，对，就这样，太好了……”

我照着吩咐做了，打哈欠，让能制造牙结石的唾液喷溅出来，但是仍然没能打动医生产生恻隐之心：“我说，医生，我的小小的产

---

<sup>①</sup> 西班牙城市。

品叫什么名字？——被拯救的乳牙。一九四五年的一月，我老妈不得不收拾行李，那个时候我爸爸在港务局工作，因此我老妈可以跟着运送部队的船只离开诺依法瓦瑟港。出发前，她收拾了所有必要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乳牙，她把东西都装进爸爸的大海员袋里。但是就像慌里慌张准备逃跑经常会出现的那样，海员袋被鬼使神差地装上了保尔·贝内克号轮船，这是一种明轮式的蒸汽旅游船，船没有碰上水雷，虽然超载，但却安全抵达特拉沃明德<sup>①</sup>。而我善良的老妈却既没能看到卢卑克，也没能看到特拉沃明德，因为我刚才说的那艘运送军队的运输船，据说它是最后一艘运输船，在波恩霍尔姆岛<sup>②</sup>南面触雷，而且还遭到鱼雷攻击，带着我的老妈直统统地——请您暂且放过我的牙结石，看看您的身后——沉了下去，当年一头扎进冰块中，就像今天在您的电视上一模一样。据说只有几个省党部的负责人及时转移到了一艘鱼雷艇上……”

我的牙科医生对我说：“漱漱口。”（他一边不停地治疗，一边不知是请求，还是要求，还是喊叫地对我说：“再漱一次！”同时又允许我移开目光。）但是我的乳牙的影像却很难随着我的目光一块儿逃逸，和托盘中吐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被敲掉的结石的影像重叠：电视屏幕和托盘之间的距离，口水一阵阵喷涌的同时造成的影像闪烁犹如无数根阻碍影响重叠的绊脚索，让我想到了许多带括号的

---

① 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现在和卢卑克合为一个城市。

② 波恩霍尔姆岛属于丹麦。

句子：学生塞鲍姆的大声插话，伊姆嘉德·塞弗特和我之间的私人争吵，学校的日常琐事，对二级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参考人员的提问，还有关于存在的问题，句子都被包装成名句箴言。尽管屏幕和托盘很难重叠，尽管在完成漱口的动作后很难重新进入画面，但我基本上还是避免了影像的干扰。

“医生，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的乳牙保存了很长时间，因为东西如果被抢救下来一次，一般不大会再弄丢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治疗牙结石没有特效药……”

“儿子去找老爸老妈，得到的却是一个邮寄过来的海员袋……”

“因此我们今天要同牙结石或者头号敌人作斗争……”

“凡是觉得我将来可以成为她的未婚夫的女孩子，都可以看一眼我的被抢救下来的乳牙……”

“因为不管什么牙医，用器械清除牙结石都是它的基本内容……”

“但是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觉得埃伯哈特的乳牙好看或者有意思……”

“最近有了超声波治疗牙结石。现在漱一下口。”

这个中间剪切让我——这是我刚开始的感觉——感到恼火，因为我靠我那个被抢救下来的乳牙已经差不多要把以前的未婚妻引诱到电视屏幕上了，而且就要开始干了（就像我终于要开始诉苦

一样),但是我的牙科医生表示反对:为时过早。

就在我大口大口地漱口的过程中,牙科医生用一些奇闻轶事来取悦我。他告诉我说,曾经有一个叫斯科利波尼·拉古斯<sup>①</sup>的人为皇帝克劳狄<sup>②</sup>的第一个妻子梅萨利纳<sup>③</sup>发明了一种牙粉,由焚烧过的鹿角加铵盐加希俄斯<sup>④</sup>树脂混合而成。他承认,在普林尼<sup>⑤</sup>生活的年代,砸碎的乳牙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吉祥物。听到这话时,我老妈的话不禁又在我的耳朵边响开了:“孩子,俺把它放在绿色的棉花上,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这就是迷信!我毕竟出生于一个海员家庭,叔叔马可斯在渔船上度过了一生,父亲在“库尼克斯贝格”号<sup>⑥</sup>上幸存,在领航处工作,一直到共和国时代终结。孩子们从一开始起就管我叫斯多特贝克,直到最后,我一直都是他们的领袖。莫尔凯纳只能坐第二把交椅,这也是他口口声声要把我们弄解体的原因。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哥儿们,听我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们散伙。散伙的原因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家伙把我们给出卖了。他们要求我按照时间顺序招供。不过讲到我们组织的兴衰,没有常见的那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第三帝国的青

---

① 斯科利波尼·拉古斯(14—56),古罗马物理学家和医生。

② 克劳狄(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

③ 梅萨利纳(22—48),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三个妻子。

④ 希腊的一个岛。

⑤ 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

⑥ 德国轻型巡洋舰,1905年下水,1915年自沉。

年团。科隆警署地下室的雪绒花海盗<sup>①</sup>的档案资料到现在都没有透露过一个字。(塞鲍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你们这一代人应当对这个很感兴趣。你们现在十七岁,我们当年也是十七岁。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没钱没财,一个属于班花的女孩子,同所有大人绝对势不两立,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12(一)班流行的一些口头禅让我想起了在我们企业里流行的口头禅……)不过当时是战争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关心的不是吸烟角,及其他类似的孩子们的把戏。(当我们洗劫经济部时……当我们把赫茨-耶稣教堂的厢堂祭坛……当我们在文特菲尔德广场……)我们进行的可是真正的抵抗,谁也收拾不了我们。直到莫尔凯纳把我们给卖了。或者说那个瘦猴把我们用门牙给那个了。当时真应当把他们俩给结果了。或者下一条死禁令:不准碰女人!另外,那个时候我把乳牙放在一个小袋子里,一直放在胸前带着。凡是被吸收进组织的,都必须对着我的乳牙发誓:“无便是永不间断的消失。”真应当把我的乳牙带来:“医生,事情变化就是这么快。昨天我还是但泽-西普鲁士党部令人闻之丧胆的青年团的领导,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教德语和历史的公职教师,而且要教育他的学生塞鲍姆改掉年轻人的自由主义:‘您应当接过学报的编辑工作。您批判性的才华需要一个工具。’这个教师仍然是年轻人的领导,不过改变了方向。您可以拿我做榜样,什么都不会感到痛苦,除了牙疼,连续几个星期

---

①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青年运动组织。

的牙疼……”

对我的虽然还能忍受，但却是没完没了的牙疼，牙科医生分析的原因是我的颌骨在蜕变，蜕变加剧了牙龈的萎缩，于是牙颈就暴露出来了。牙科医生又开始讲故事了：“普林尼曾经推荐过一种治疗牙疼的方法：把狂犬病狗的头盖骨磨成粉，撒在耳朵里。”见这个故事在我身上不奏效，他用手在肩上抓了一下，动作很特别，说：“或许我们真应当把电视机……”但是我的疼痛不依不饶：痛苦地喊叫。哀痛，一种永远也不会等等再说的哀痛。（“对不起，如果我走神了，请原谅。”）

我的学生推着他的自行车走过画面：“喂，牙疼的您，湄公河三角洲出什么事了？看到消息了吗？”

“是的，塞鲍姆，我看到了。可怕，可怕，太可怕了。但是我必须承认，同这个世界上那种拍照下来的，虽然无法视而不见，但却是抽象的，因为与触及不到我的神经的痛苦相比，这种啞啞吸气、总是对准同一处神经的啞啞吸气，这种说不清部位，算不上可怕，但始终纠缠不休的疼痛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倒海翻江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不会让您感到愤怒或伤心吗？”

“我经常想努力让自己伤心。”

“这种不公道不会让您感到愤怒吗？”

“我努力想让自己愤怒。”



塞鲍姆消失了。(他去自行车棚停车。)我的牙科医生说话了，声音刚好在房间里都能听到：“如果疼的话，给个小动作示意一下……”

“啞啞地疼，对，就是前面啞啞地疼。”

“是您的牙颈暴露在外，而且还受到牙结石的侵袭。”

“上帝呀，真的啞啞地疼。”

“待会儿给您服点安替比林止疼。”

“医生，我可以漱口吗？就漱一下。”

(道歉。我再也不……)耳边早已响起了未婚妻的声音：“别没完没了地叫疼了。听到你叫疼，我就想到痛苦的告别。告诉我的银行账号，我给你汇一片膏药来。退休金都归你了。干点有新意的事儿。把你喜欢捣鼓凯尔特人墓饰的业余爱好充实起来。”

(离开漱口盘，来到麦恩<sup>①</sup>田野上的玄武岩矿井。不，闪闪发光的地方是克鲁夫特的墓地。也有可能是海绵石矿井，而且是在里面是空心的石料缝里……)

“做个有用的人。我敢打赌，你是一块教书的料。”

(安得纳赫没有海绵石。莱茵河整日刮风的沿河小道。数码头和汽车轮渡之间有多少棵被修剪的梧桐树。用清点的话语数来

---

<sup>①</sup> 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